

人生况味

后安早市

■ 陈春丽

我的生长地是后安，她的模样永刻于我的脑海里，这是一种难以化解的乡土情结，就像北京之于梁实秋，杭州之于郁达夫，上海之于张爱玲，高邮之于汪曾祺……我是农民的孩子，总喜欢寻常巷陌，还有冒着烟火气，市井又真实的菜市场。

逛后安市场，必当早。晨光熹微中，看满坑满谷的人群，看地摊上琳琅满目的货物，感受着热气腾腾的烟火气息，心情格外畅快。

在一群面相忠厚朴实的父老乡亲中穿梭行走，他们手里提着菜篮子，里面装着一把沾露的绿叶蔬菜，抑或两根水灵灵的萝卜；半斤冒油的猪肉，抑或几尾活蹦乱跳的海鱼……阳光洒满老街，洒在市场的棚顶，洒在人们的脸上。他们没有大求大欲，没有大江大河大概念，只守着属于自己的一方安好，不紧不慢地走走逛逛，不紧不慢地讨价还价，不紧不慢地跨过时光的河。

母亲老了，腿脚不好，可每天逛菜市场是她必修的功课。早起的她提着菜篮子，脸上焕发出一种光彩，如情窦初开般美好。就算骨头散架，腰也弯了，得在菜市场颤巍巍地走走看看，感觉才是在过日子。

后安菜市场极具地域特色，包容、自由是其最大特点，摊位见缝插针随意摆设，货物大小不等，杂得分不出类，无论一枚小小的别针，一张订制的木板凳，还是一把从田间河畔摘来的野菜……都能为其找到买家。

夏天的阳光炽热而慷慨，将草木蒸腾出醇厚的芬芳，结出甘甜的果子，芒果、莲雾、菠萝、荔枝、黄皮、龙眼……竞相上市，在众多果子中，我最喜欢黄皮，它算是我的特宠。有阿婆摆地摊卖黄皮，个头圆溜溜的，颜色青黄相间，煞是好看。阿婆说，这是十几年的老树黄皮，今年是闰年，果子结得好，个大，汁浓，味甘。我尝了一颗，果肉酸酸甜甜，味道浓郁，口感清醇。称了一捆，十八元，阿婆没有微信，让我扫旁边卖鱼大哥的，卖鱼大哥随手递给阿婆现金，阿婆连连道谢，笑着把钱塞进兜里。对面是卖鸡肉的摊位，有人告诉老板，前天买鸡忘记带走胗肝了，老板随手在案板上捡了一个丢进客人的菜篮……

阿婆说，都是好人！黄皮最绝的吃法是撒上辣椒盐，百吃不腻。凡水果，皆带酸味，盐可以冲淡酸味，让水果的甜味脱颖而出。想起那年在杭州，于水果店里买了一袋橘子，问老板娘要盐巴——老板娘满脸诧异：“盐巴！干啥用呢？”“蘸橘子。”我不假思索地说。“蘸橘子吃？”于她而言，简直颠覆认知。我笑着：“您试试！”她半信半疑，掰一瓣蘸了点盐巴，满脸疑虑地往嘴里送，轻轻一嚼，微皱的眉头渐渐舒展，然后是满脸惊喜，“这味，还真好吃！”我说，“您店里的西瓜、苹果、杨桃都可以这样吃，绝对是口感冠军。”……

陌生感渐渐化解，老板娘最后还少收了我的钱。

一个季节有一个季节的时令食物，如怀念某个时期的某个人。

趁着夏天，多吃水果，多吃黄皮！暑气渐升。在性格鲜明的茶馆饭店里，归海的渔民在不紧不慢地泡着茶，慢慢享受生活的反哺。嚼几口包子，来一碟肥肠炒猪肝、两块猪脚焖肉，汤也喝得美气，于是，浑身爽快，神清气爽，暑气全消。

市场的东北角在卖早点，煎饼、油糕、凉粉、米粬、豆花、米粉条必不可少。刚出锅的各色早点，腾着热气，裹着油光，香气扑鼻。几个孩子蹲在摊前，扒着桌沿；老者佝偻着腰，蹲踞在矮凳上，手捧粗瓷大碗。人们或蹲或立，或站或坐，吃得热乎。

后安是一块显富庶的宝地，因为深得厚爱，所以馈赠不止。春天过后，后安小海盛产一种鱼，叫“坡麻”，体型、色相包括名字都显寒碜，却深受本地人所爱。“三月坡麻油着火”，此时的“坡麻”体肥肉嫩，还结满鱼子。煎好的小鱼香味诱人，蘸辣椒酸橘或是米酱来做牵引，香味更是放大到极致。还有尖嘴鱼，或是中秋过后的白鲈鱼（白妮），蘸米酱也是鱼中尤物，如果再来盘腌海菜，这种绝美搭配，看得涎水连连，吃得感恩戴德。

中国是酱缸之都，成汤作醢到今天该有几千年历史了，人们对酱的依赖已成为民族性格的一部分。酱的种类繁多，最受待见的是豆酱和米酱。米酱是后安的特产，有用蟹、虾、鱼熬制的米酱，还有米糠酱。有了酱，就算很素，很窄的味道，蘸酱皆能激发出各种氨基酸，唤醒干瘪的味蕾，让其华丽变身，成为最好的食物。小时候食物匮乏，为了温饱之需，常舀一小勺米酱，搅汤拌饭，也吃得淋漓酣畅。

面对生活的苦和海风的咸，后安人习惯以一碗汤汁醇厚、米粉细腻、配料丰盛且热气腾腾的粉汤，来抚慰疲惫的肉体和干瘪的肠胃。后安粉汤没有传说，纯粹就是一种地域优越造就而成。乳汤、白粉、瘦肉、青葱、黄虾脆，后安粉汤的造型与配色，在视觉上就能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，使人产生强烈的食欲。

2022年暑假自驾西藏时，因高反迷迷糊糊的我，脑海里却无比清晰地怀念着家乡的粉汤，一路上就这样想着念着，心窝子渐渐暖起来，走了一万多公里路也不觉孤单。汪曾祺先生在《咸菜茨菰汤》的结尾写着“我很想喝一碗咸菜茨菰汤。我想念家乡的雪”。大概就是这种感念，很是动情。吾土吾民，好饭好菜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故乡的食物里，藏着我们的味觉编码，这种饮食DNA如固若金汤的城堡般难以攻破。

越是在深处怀念着的，越是刻骨铭心，无论怀念的是人还是事。

不知不觉间，与《海南日报》结缘已经十五年了，读《海南日报》也成了一种习惯，就像是老街坊，每天总是要见上一面的，不见面这一天就不完整。从普通读者到特约撰稿人，这十五年间，《海南日报》陪伴着我成长。

别人结识《海南日报》是在阅览室或报刊亭，而我，却是在图书馆。2010年，我在海南师范大学读研一，有学姐毕业论文准备做《海南日报》文艺副刊研究，遣我帮她去学校图书馆查阅些资料，大概范围，就是对《海南日报》自创刊以来的所有文艺作品进行梳理。

那时候，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我只想帮帮忙，却忽视了这份报刊的厚重，当图书馆老师带着我，把厚厚一叠已经发黄变脆的报纸铺在桌面上时，我才意识到这个任务有多复杂，当我发现，桌子上的这一叠报纸只是一年的数量，我真的有点打退堂鼓了。

不过，只要一看进去，时间过得倒是很快，从一开始的沉不下心来，到后来总是图书馆老师提醒闭馆我才开始收拾报刊，《海南日报》竟真被我一年一年地翻了下来，它就像是一部时光机，带着我跨越了海南几十年的发展历程。

最初几年的《海南日报》名为《新海南报》，每一期内容不算多，印象中只有几页的样子。《新海南报》报头题字刚劲有力，后来才知道，这四个字是冯白驹将军亲手所题。《新海南报》报纸不厚，却开辟有“读者来信”专栏，这也能看出《海南日报》自创刊以来便坚持的人民导向。

翻开笔记本，看到自己当时记下的几则报道：澄迈小学生摘荔枝换钱捐款、海口的夜校学员帮助修公路……当初为什么要记下这几则报道？我早已不记得了。

随着时间推移，更名《海南日报》之后，报纸上的信息量明显多了起来，并开始出现国际新闻，我翻着翻着，会不自主地为海南建设取得的

潮汐·纪念《海南日报》创刊75周年

与草木之间

■ 吴辰

新成就而欣喜不已。

我所学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，自然会对文学类的内容特别留心，在《海南日报》上，有几位作家的名字经常出现，印象最深的当数苏轩雄，当然，到了后来，我才意识到他就是那首《西沙，我可爱的家乡》的作者。

学姐的论文写完了，我却养成了翻阅《海南日报》的习惯，翻着翻着，便从新朋变成了故交。2018年，我又回到了海南。此前五年间，我在岛外读博和做博士后，到底觉着海南兹游奇绝，兜兜转转，便回母校找了工作，安定下来。一回来，有位诗人朋友联系我，问我能不能给报刊写一篇人物类文章，朋友一番好意，我自然是欣然领受，便执笔写了起来。

至于会发表在《海南日报》上，我此前是想也不敢想的，但当文字真的出现在纸面上，兴奋过后，就开始琢磨起自己在写作上的问题来。我那



《舞（油画）》周铁利作

即时应令

蝉鸣惊半夏

■ 张宏宇

蝉声一起，夏天便已过了一半。先是三两声，怯怯地，像是试探。继而便连成一片，排山倒海地压过来，将整个城市裹挟其中。蝉们早已计算好了时辰，分毫不差地开始它们的演奏。

蝉，在地下蛰伏数载，甚至十数载，只为了一个夏天的鸣叫。出土之后，不过月把时光，生命便走到尽头，如此短促的生命，却偏要发出这样大的声响，仿佛要把地底下那些漫长年岁的沉默，一口气全都喊出来。我有时想，这大约是它们对命运的一种抗争吧。七年蛰伏，一月歌唱，这便是蝉的一生。

小区里有一棵老槐树，树干上皴裂的纹路，像是老人额上的皱纹。蝉们偏爱这棵树，每每占据其枝干，从早到晚地嘶鸣。这小东西在地下不知默默藏了多少年，才终于等到这个夏天，可以尽情歌唱。那声音初听尚觉刺耳，久而久之，竟成了习惯。倘若哪一日蝉声忽然止息，反倒令人不安起来。

午后，暑气最盛时，蝉鸣也最是嘹亮。蝉声如浪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将整个夏天都浸泡在其中。我常在这闷热的午后，无端想起许多事：想起小时候在乡下，蝉声是暑假永不疲倦的背景音；想起大学宿舍窗外那棵大梧桐，一到夏天便成了蝉的乐园；甚至想起初恋时，那个特别怕吵的女孩，一听到蝉鸣就忍不住捂起耳朵……多少前尘旧事，竟都在这单调又固执的声浪里浮沉。原来蝉鸣不只惊动了时令，更惊醒了深埋心底的、被岁月覆盖的诸多记忆。蝉声里藏着的，仿佛是织进了半辈子纷乱的时光。

黄昏时分，蝉鸣渐歇。偶尔一两声，也是

力不从心的样子。夜色漫上来，路灯亮起，飞蛾开始它们的舞蹈。这时候，蟋蟀便接替了蝉的位置，继续夏夜的奏鸣曲。一明一暗，一昼一夜，倒像是商量好的。前几日下了一场雨，凉气一下子漫上来。树上的蝉声，竟稀稀落落落了大半。雨后的槐树下，湿漉漉的地面上，黏着些小小的薄翼，蝉儿再也飞不起来了。我这才猛地意识到，夏天确实已经过去了一半。剩下的日子，这“知了，知了”的叫声，只会一天比一天稀疏，直到某一天彻底消失，那时，夏天也就真的走到尽头了。

聆听着蝉声从喧闹鼎盛逐渐走向衰微，这无疑是夏天最清晰可感的脚步声啊。从怯生

时刚写完博士后出站报告，文风偏硬，很多文字现在读起来大有掉书袋的意思，我便边写边改。可能是文史专业出身，对一些相关问题多少有些自己的看法，我便时常写一些文章投给《海南日报》，写着写着，文风也自然改变了不少，读起来也没有那么佶屈聱牙了。

《海南日报》校稿很细，有时候一篇稿子里的内容需要来来回回核实很多遍，即便稿件拟录用，编辑老师也会一再提醒要注意史料的真实性，一篇文章两千多字，我每次查资料倒需要用上两三天，有时候对一些地形地貌还需要进行实地走访。在写五公祠中梅花那篇文章的时候，我只是隐约记得五公祠里有梅花，但是具体在哪里，长什么样子，多远能闻到梅花香气，是红梅、青梅还是蜡梅等具体问题我几乎是完全没有印象。没有印象不怕，买张票去实地看就是了，记得那是个雨天，我跑去了五公祠，到了实地，才把这些问题一个个弄清楚，又从五公祠处得知琼台书院亦有梅，便跨上电动车直奔琼台书院，正值书院改造，不对外开放，只能隔着围挡看上一眼，倒也能一睹风貌。观之不足，便央求在琼台师范学院工作的朋友帮忙联系了解校史的老先生们，找个老爸爸茶店，点上几杯茶，买上几个包，听他们讲故事，一听便是一下午，于是，不仅这篇文章写成了，脑子里还积攒了一堆素材。

为《海南日报》撰稿，常常会涉及很多关于历史文献的问题，网上的信息自是不能全信，最多当是个线索，在写作时需要一个一个地查原文，一个一个地辨析其中真伪曲直，有时候文献上的版本与流传的版本差得太多，编辑老师还会要求我截文献原图下来，以确保真实性。例如海南的大儒丘濬，是“丘濬”？“邱濬”？还是“丘浚”或“邱浚”？此前众说纷纭，这个其实好解决，只需看看丘濬同时期的文献便知，只是一

个丘濬为何会有其他三种写法，其中的曲折可能更值得去深挖。于是，我便查材料，翻阅档案，甚至专门去找丘家后人聊天，聊着聊着，还聊出了其他几个故事来，算是意外之喜。当然，在撰写一些文章时，会遇到文献和民间传说过于稀少的情况，这时，可能就需要多写上几笔，抽丝剥茧分析出文献是如何成为传说的，那又是另外一番功夫了。

有投稿自然就有退稿，这很正常。因为本身就是从事科研工作的，被退稿是常事，所以，第一次被《海南日报》退稿，我心中的波澜并不大，只是觉得对不住编辑老师，毕竟已经来回修改了几遍，大家都下了不少心思，可报刊也自有整体考量，只能用下次再努力了。于是，一声抱歉，整顿旗鼓，便又坐在了书桌旁。

我向来属于比较“宅”的那种人，平日里除了工作几乎不太出门，而我又是在做研究出身，遇到事情喜欢刨根问底，于是，给《海南日报》撰稿便成为了我环游世界的一种方式，写一些东西，看到这世界的辽阔，查一些资料，去多了解这辽阔世界背后的历史沧桑，有时候我甚至会觉得，这种“笔游”的方式可能要比一些旅行团的实地出游要更加深入，有时候，写着写着就不觉到了夜深，可是周游的热乎劲儿还在，倒也不耽误第二天上班。

回想写作与海南岛文化相关的文章，我几乎——去过现场，带着问题、带着前期准备去看，那些山岩、花木、古建筑、江河湖海也与走马观花不同，来到现场，我感受着海南的历史和脉搏，寻找着作为一个“新海南人”与琼崖大地一草一木之间的关联。也因着与《海南日报》结缘，我更加深爱我所工作和居住着的这片土地。

适逢《海南日报》创刊75周年，我这个十五年的朋友不算老，但也不算新，希望有更多个十五年能与《海南日报》相伴走过。

诗路花语

卧马山小息（外一首）

■ 黄海星

头顶上的叶子和树枝  
不会因我的惊扰而改变  
这蓊郁的世界，高手出没  
它们各自生存的智慧  
让我常常，沉默无语

孤单的沉香，静淌的小溪  
藤萝缠绕的野荔枝。以及爬行的  
蚁群，我一一投以敬意  
这无人惊扰的一切啊，现在  
都可打开胸襟

如果青山一定要我在尘世留言  
我想：从此我也是一棵树  
不痛，不叫，不挣扎，静垂绿荫

★月色

蛸蛸，今夜又要出游？  
月光落下的声音多么巨大  
我一直在这里，  
坐在这墙角的安静里  
被人间的月光渐渐覆盖。  
我已不需要依靠  
回忆，前尘往事，  
像山中行者止于流水或乱云。  
另一辆黑色的马车正疾驰在途中  
我听见了烟尘的回旋和大风的散失  
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弥留？  
仅有的一点浪漫  
就要被最后的荒凉强硬地预支。  
但我一直在这里，安营扎寨，  
于小城这墙角的寂静里  
在两棵相依多年的芒果树的阴影里  
坦然地，任月光又一次凶猛地掏空我的心、肝、肺，眼泪和爱  
我无法言语，却可以看见，远远奔来  
旧山旧水和你



《清塘消暑图》（国画）刘巨宅作



投稿邮箱 hnrzbpb@163.com